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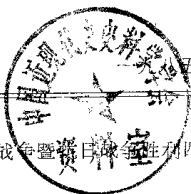
0409

兴县文史资料

政协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第三期

五年八月十五日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

目 录

- 抗战初期的片断回忆.....贾维楨 (1)
- 第一、二、三次残酷扫荡中日寇的
暴行和著名的二十里铺战斗..... (9)
- 第四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和田家会大捷..... (15)
- 小善群战斗和反扫荡斗争的彻底胜利..... (24)
-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对
我县的六次残酷扫荡.....王如星 (33)

抗战初期的片断回忆

兴县政协 贾维桢

1938年2月间我参加了山西第二行政主任公署工作，正遇日寇第一次进犯晋西北，侵占了神、五、岢、保等七县。不久我八路军一二〇师开来，展开全面反攻，予敌重创，收复了七县。在这次反击结束之后，我先后被派往忻、朔二县担任敌占区县长，至翌年九月辞职，为时共一年零六个月，中间有许多事使我永志不忘，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永远记取。所以我认为把这些往事回忆一下，也是很有意义的。（关于忻州的情况见另文）

一、收复七县保卫晋西北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前，阎锡山把山西分为六个行政区，（后改为专区）派杨集贤为第二行政区主任。公署设在岢岚。（杨当时表示进步）又派续范亭为第二行政区保安司令，司令部也设在岢岚，同时“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牺盟中心区”也都移住岢岚。到1938年初岢岚已成晋西北抗日中心。

1938年2月间日寇在朔县集结兵力二万余人，向我晋西北分路进犯。目的在摧毁我抗日中心——岢岚。这时岢岚附近只驻有新编的几个保安支队和少数八路军游击队。主力部队是没有的。因而日寇就长驱直进，先后侵占了神池、五寨、河曲、保德、偏关、岢岚等七个县。在此期间抗击敌人的就是些没有训练没有装备的保

EAB0132

安支队、游击队、游击警察。这些小队抗日部队也牵制了敌人，使敌人不敢直闯岢岚。直至五寨失陷，岢岚吃紧时候，才陆续调来了骑一军的一个师。以后八路军120师也投入战斗。

在岢岚失陷的前一天晚上，敌人进驻西会（离城二十里）正在岢岚城内人心慌慌，秩序混乱之际，忽然听到骑一师增援部队到了鸡儿滩、山羊会（岢岚东50里）。我代表“行政公署”与该师师长白温章电话连系。（临时调我办交际）他说“只要你们支持到明天上午七时，我们就可以增援上去。”我一再要求他们昼夜赶来，他说“部队疲劳不堪，必须休息，人困马乏，如何作战”。又说“河上有冰，不便夜行……。”因为我不懂军事，也无法再讲下去，只好等着。第二天十点左右果然来了一个骑兵连。敌人已在五凌水（离城10里）与我游击队接触。我去找那个连长，那个连长正躺在床上抽大烟，眼也睁不开，我当时又生气又好笑，真使人啼笑皆非。他说骑一师三个团都绕山头到黑峪、纳会一带，相机袭击敌人。这一不把我们的希望变成了失望，这座西北重镇怎能不被日寇垂手而得呢？

正在炮火连天的紧急关头，城内留守单位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决定西北两城的防守任务。杨集贤令我率“公署”警卫队的一部分游击警察防守北门。我当时心里想：恐怕杨集贤的这出“空城计”吓不退日本人。我们刚在北城正布防好了，敌人炮弹连珠似的射来，情况十分紧急了，我跑回该主任公署，杨集贤与岢岚县长王学曾面面相觑，不发一言，见我进来，就问：“情况如何？”我说：“赶快撤退。”我们向南山撤退的时候，敌骑已到北门，而炮火已将我们包围。事情杨集贤对我说：“真危险，你不说走，我们

两个谁也不愿说走，几乎被敌人活捉。”我问：“你为什么不说走呢？”他说：他是县长，是我的部下，我说走，以后的责任在我。”王学曾对我说：“那天你不进来，我们两个都被敌人活捉了。”“我问你为什么不提撤退呢？”他说“他是主任，是我的上级，人家不说走，我怎敢说走呢？”这真是一幅官僚们虚伪面孔的画像。

岢岚失陷的第二天忽然听到贺龙师长率120师到了宋家沟，我以热烈的心情代表主任公署见了贺师长，表示欢迎之意，贺师长亲切地说：“老弟，等我们赶走日本鬼子开一个群众大会，表示庆祝，不是很有意义的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贺师长，我感到这位闻名于世的革命领袖这样的诚恳，坦率，平易近人，引起了我的衷心敬仰。在这次我又见到关向应政委，甘泗淇主任，肖克副师长，周士梯参谋长，王震旅长，以及其它120师的许多领导同志，不由得欣喜若狂，感到岢岚的收获有了保证。同时又看到八路军军纪很好，生活朴素，士气高涨，对老百姓亲如一家，和我见过的旧军队大不相同，自己感到很新奇，不禁从内心里喊出：“真是革命的车队啊！”。

在宋家沟我并没有看到多少八路军，其实贺师长到宋家沟时部队早已在前方布防了。神五敌人被割断联系，岢岚敌人被切断归路。

过了两天之后敌人发觉被围，仓皇撤退，行至三井被我三五九旅四面包围，突然袭击，打的敌人抱头鼠窜，行至麻子界沟把敌人装入袋里，杀的敌人死体狼籍。血流漂橹。这一战役我获全胜。缴获大炮二门，骡马数十头，战利品无数。残余之敌，狼狈逃回五寨，而我三五九旅早已布防于神池虎北山头，争取主动，以逸待

劳。五寨之敌撤退时路经虎北，又遭我军突然围攻，使敌人措手不及，杀的敌人片甲不留，是役我又获全胜。事后据虎北老百姓反映，虎北战斗中，王震旅长亲在虎北山头我军炮位指挥作战，并谆谆嘱咐运输弹药的老百姓如何隐避，以免受害，当地人民很受感动。

在这两次战役中我军亦有伤亡。战后我们慰劳伤病员时，在崞城内的几处伤员招待所里的几十名伤员都是八路军的，没有其它部队的一个。

经过这两次大战役，敌人只有弃甲曳兵而逃，再不敢作任何挣扎。这样才把侵入我晋西北的日寇全部驱逐出境，收复了宁、神、五、岢、河保、偏等七个县，保卫了抗日根据地。晋西北人民欢声载道，异口同声地称赞，“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军队”、“八路军是抗日哩，骑一军是逃难哩。”并一致骂阎锡山的军队是：“不敢打日本，只敢打老百姓，”，“太太比兵多，洋烟杆子比枪多。”从我这次的亲身经历中，我认为老百姓这些概括一点也不错。

二、统一战线在朔县

1938年6月间，我被调往朔县敌占区担任县长，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县政府形同虚设，地方秩序混乱不堪，敌伪四出骚扰，驻军乘机勒索。以致老百姓，叫苦连天。我协同牺盟动委会及各群众团体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了安定地方秩序，减轻人民负担，争取民众开办小学，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针，以“抗日为中心”，以团结为保证的原则，有计划地开展各项工作。所以当时朔县工作的很大特点之一就是统一战线搞的好。我们各机关各团体意志

统一，行动一致，各项重大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分工负责。

从机构上说，我和动委会主任康世恩（现任中央国务委员），牺盟特派员薛奇，武装部长侯绍贵等组成领导核心。平时我负行政责任，康世思负群众团体责任，侯、薛负军事方面的责任。到战时统一编为游击队，我为游击指挥，康是副指挥兼政治主任，侯是参谋长。把我们的力量分为三个支队，那时我们都学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朱总司令的《游击战术》，这些文件对我们当时的打游击起着直接指导作用。如果说我或多或少有点打游击的常识，也是从这两本书得来的。就这样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在敌人不断进攻的情况下，开展了工作。因此1938年冬在岢岚召开的一次全地区扩干会议上一致称赞朔县是统一战线的模范县。

但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忽于39年春杨集贤专署下令：“所有牺盟动委会，各群众团体和过往八路军游击队的粮食现款购买，经费自己筹措，政府不得供给，如有供给者，县长负责赔偿”等语。同时牺盟动委会也接到同样的通知。康世思来和我商谈如何处理，我当时考虑到：牺盟动委会及各群众团体哪有钱买粮？经费又在哪里？显然这是故意限制群众团体的活动。其中必有阴谋。“反正抗日不能不吃饭？”我对康世思说：“只要我能吃一天饭，群众团体决不能饿肚皮，我供应到底。”这是杨集贤叛变革命的第一炮，也是我与杨集贤专署分裂的开始。

三、打击“白军”安定地方秩序

三八年朔县驻军没有主力部队，但小股却是名目繁多。其中有所谓“白军”一股，扰害人民最为厉害。旧县长只有躲，不惹，

刘晓劝对我说：“我最怕白军……”所谓“白军”是由其支队长白生成（抗战前朔县公安局长）而得名的。它们假借骑一军游击支队的名义，到处要粮抓丁，甚至勒索钱和鸦片。先在平川一带，后来发展到西山一带。各村报告雪片飞来。我派人跟踪制止，写信劝告，效果都不大。过了几天居然在县政府（驻海子堰）附近利民一带也发生了勒索事件。这显然是对我们的示威。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就动员县级各机关，团体以及所有武装力量一齐行动，四出捉拿“白军”人员，一天之内捉回“白军”副官、书记官、队长、排长上士……十余人。我协同动委会主任康世恩同志召集各机关团体代表和被扣获的白军人员举行了个“联席会议”。当时我把各村控诉信件和盘托出后，白军人员个个惊惶失措，无地自容，各机关团体代表争先恐后地发言质问，讲道理摆事实，白军人员经过批评教育之后，低头认罪，并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干扰地方人民，事后他们对人说：“真厉害，这比坐十天禁闭都难受”。从此之后白军才规矩了些，白生成也亲自来道歉，表示愿团结抗日，协助政府维护地方治安。不久他便被迫撤离朔境。

这股队伍实际上是一股乌合之众，朔县失陷之后白生成逃出城外，隐藏在各村，利用哥老会关系组织军队，所以参加的人大部是些流氓痞，为非作歹是他们的本能。他们不但根本谈不到抗日，而且只能扰害人民破坏抗日，做野心家的工具。在抗日初期这样的“抗日队伍”是不乏其例的。

四、争取民众大力开展小学

我们始终认识到要抗击日伪，开展各项工作，必须大力发动群

众把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都团结到抗日阵营中来，特别根据当时朔县的具体情况争取民众既是迫切的，而又有有利条件，那就是：一、朔县人民饱尝日寇的凶残；二、是对国民党军队都失掉信心。1937年日寇攻占朔县城是一个很沉痛的教训。事情是这样的：

1937年9月日寇进攻朔县紧接关头，驻在朔县城周围的国民党军尚有两个团的兵力，据说阎锡山的朔县县长郭同仁是个老官僚。听到敌情紧张，束手无策，唯驻军马首是瞻。所有防务，人民的安全，政府机关的行止，完全委之于驻军，自己毫无主见。而驻军的一个团长大言不惭地说：“不要紧，敌人不准备占山西，即使他来，我们坚决守城，徐图外援。”因此县政府一点也不作准备。谁想敌人长驱直进，打到朔县，而驻军见势不佳，扬长而去。城内政府机关，居民正静待驻军消息，而敌人已经直闯城内，步骑炮一拥而进，机枪坦克横扫直射，人民死亡枕籍，无一幸免，县长和机关人员全部被俘，立即被机枪扫射而死。据不完全统计仅朔县城内，这次就死亡二三千人之多。这是日寇攻占山西各县最残酷的一次。朔县人民第一次领教了日寇的凶残，同时也认识到国民党军队勇于内战而怯于抗敌的本质。

人民吸取了这个教训，再加上地方秩序混乱，刘晓劝的县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更不考虑抗日大计，全县人民悲观失望，感到前途渺茫，这是很自然的。正在这时我们主动提出争取民众，激发他们的抗日积极性，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

因此我们通过各种形式去发动群众，真是一呼百应，无不乐于为抗日贡献力量。拿老百姓的话说：“我们自去年八月以后这才重

见了自家人。”

我们的具体措施就是把争取民众团结人民的精神贯串到各项工作中。除了群众团体整顿组织，训练了干部外，行政方面也充实了机构，特别重点地开展小学教育，以此为争取民众的中心。首先动员了一百多名在乡知识分子，集中训练了一个时期，分配到各村恢复了小学校，城附近也建立了巡回小学。小学教员又是我们的情报网的负责人。也是我们的宣传员。我们又印发了“告民众书”、“抗日三字经”等宣传品，使家喻户晓。又训练了一百多名自卫队干部。

从此人民对抗战有了信心，情绪空前高涨起来，我们的各项工作也就顺利地开展了。结果朔县城附近的村庄都给我们送粮，交合理负担。城内居民也给我们通报敌情。我认为这批小学教师和自卫队干部对我们的工作贡献是不小的。而我所以采取这些措施，并收到良好的效果是和康世恩、侯绍贵二同志及各群众团体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从而使我认识到只有依靠人民群众，依靠统一战线，才会取得胜利。这点经验值得永远发扬光大。

第一二三次残酷扫荡中日寇 的暴行和著名的二十里铺战斗

一九四〇年春季，日寇调集了一万二千多兵力，分六路对晋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了一次春季大“扫荡”。敌人集中主要兵力，三面出击，包围兴县，企图一举摧毁我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敌第九混成旅团从宁武出发，经五寨、岢岚，直取兴县；敌独立第三混成旅团从静乐县出发，经岚县合击兴县；敌一〇九师团从离石出发，经临县、方山合股包围兴县。还有文水、交城两路的敌人向河口、娄烦等地进发。当时，我一二〇师主力部队刚从北中国师晋西北，部队还没有来得及休整，便投入了激烈的反“扫荡”战斗。由贺龙率领的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和三五九旅，协助晋西冀抗日军民给敌人以迎头痛击。经过三十八天的艰苦奋斗，和敌人进行了四十余次战斗。不仅粉碎了敌寇的春季“扫荡”，而且消灭了一千四百多名日伪军。同时收复了被敌人占领的方山、临县、岚县三个县城和三交、河口、马坊、乐村、普明、娄烦、圪洞、岔口、安永庄等十一个集镇。

一九四〇年夏季，敌寇又调集了一大批兵力二次进犯兴县城。第一次由于我军的英勇阻击，敌寇没有能进入兴县县城，因此，群众思想比较麻痹。第二次日寇长驱直入，以闪电式的战术突然袭击

兴县城。日寇进驻了兴县城以后，图谋长期占据兴县，所以，积极宣传中日亲善，“同文同种”，“建立东亚共荣圈”等等奴化教育，妄图以此征服兴县人民。

日寇在兴县驻扎了十多天，强迫居民在西关大操场开过一次会。尽管敌寇伪装善良，但是，大部分居民仍然躲藏起来。有不少居民以及城关的商人把财物藏入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内。敌人为了欺骗群众，说什么：“大皂军不侵犯别国的利益”，对躲藏在基督教堂里的群众未加干涉。敌人晚上驻扎在县城里，白天分头去高家村、赵家川口、瓦塘、魏家滩等地骚扰。这一次由于敌人的兵力过分集中，我军为了保存实力，没有同敌人展开硬拼，而是采取化整为零，分股合击的游击战术，打得敌寇首尾不能相顾。七月四日，驻守正兴县城附近的二千多敌人，分三个梯队，先后退到兴县二十里铺以东我军预定的作战区。我埋伏在二十里铺附近的工卫旅、三五八旅和决死四纵队早就严阵以待。敌寇一进伏击圈，我军就发起总攻，打得敌人前进不得。敌寇在二十里铺、奥家湾抢修工事，以炮火掩护敌军撤退。但是，由于我军的猛烈阻击，敌人始终无法突围，只好退守在白崖沟、阳会崖等待增援部队，伺机逃跑。日寇被围困在白崖沟附近后，兴县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给我军我送水送饭。交楼申、恶虎滩的群众主动给我军带路……。当晚，我军发起总攻，激战到午夜，敌人损伤惨重。第二天拂晓，敌人由保德调来增援部队，接应侵犯兴县之溃敌逃跑。我军分头打击敌人，战斗一直进行到七月六日下午。这就是著名的晋西北廿里铺战斗。

这次敌人组织了大批兵力侵犯兴县，从六月十四日起，至七月六日二十里铺战斗止，共计二十三天。我军民和敌人作战二十五次，

歼灭敌伪军一千多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一次粉碎了敌人企图侵占兴县的阴谋。

一九四〇年冬季，晋西北黄土高原上白雪皑皑，寒风凛冽。日寇经过一番策划以后，向我晋西北根据地发动了一次报复性的大“扫荡”。敌人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把整个根据地都变成“无人区”。

兴县这座古老的山城，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一爆发，由贺龙同志率领的一二〇师挺进晋西北，驻守在兴县这座古城周围。经过几年的艰苦创建，兴县成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中心。如果说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大本营”。那么，就地理位置上讲，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则是全国通向“大本营”的走廊，而兴县则是晋西北抗日军民的指挥所。这次敌人疯狂“扫荡”就是要摧毁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指挥机关，破坏全国各地通往陕甘宁边区的要道。

十二月二十三日，日寇在敌机的扫射和掩护下，用大炮开路，地步兵猛攻，横冲直闯地占领了兴县城。敌人一进城，就四处点火遍地冒烟，顷刻之间这座古老的山城变成了一片大海。全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建筑物被烧毁。敌人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不论是初生的婴儿，还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谁都逃不出敌人的魔掌。城北紫沟段有四、五十个群众遭到敌人的大屠杀。敌人抓住些无辜的老百姓，用刺刀赶进山沟里，走得慢的被当场刺死。居民吕铁孩想逃跑，被敌人抓住，甩进北城墙下的深沟里。敌人把这些无辜群众赶进紫沟以后，用机关枪扫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随着敌人的枪声一个个倒在血泊里。人们的呐喊声、尖叫声、小孩的嚎啕

大哭声震撼山谷，死难者的鲜血汇成了一条小河。有五、六岁的小女孩被敌人刺了两刀还在叫喊她的妈妈，敌人又用刺刀挑穿了这个小闺女的胸膛。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被刺死后，怀里还紧抱着吃奶的婴儿。

与让同时，西关乔郭家沟有二十多个群众，被敌人赶进康家大院。敌人先把妇女从人群中拉出来，撵到屋里进行强奸。有个七、八岁的小孩拉住他的妈妈不放，被敌人抓起来扔到大门墩上，摔的脑浆迸裂。

日寇让伪军在活人身上练刺杀。这帮强盗先刺男人，后刺女人，院子里发出凄惨的吼叫声。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被敌人捅了一刺刀，敌人走了以后，他从尸体堆中爬出来，一手拖着弟弟，一手捂着流出来的肠子，哭喊着在尸体堆中寻找他的爹妈。

西崖湾的一部分群众藏在西庵寺上，结果被敌人包围了。敌人用刺刀堵住大门，刽子手挥舞大刀乱砍乱杀。敌人离开“屠场”的时候，满院留下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缺腿断臂；有的身首异地；有的开胸豁肚……惨不忍睹。

日寇这次血洗兴县城，不反破坏了一个文明古老的山城，屠杀了三百多个无辜的群众，而且把战火燃烧到乡下。全县东起黑茶山，西到黄河畔，到处硝烟弥漫。十二月二十六日早晨一股敌寇军到城东郭家峁，先是放火烧了全村的房屋，该村刘须则的母亲因病没有来得及躲藏，被敌人活活地烧死在窑洞里。敌人放火焚烧了村庄以后，又派出搜山队四处搜查。此时，郭家峁、程家沟底两村的八十多个群众正躲藏在郭家峁后山临时开挖的大窑洞里。敌人发现后，架起机关枪向群众扫射。人们听见枪声，吓得蜷缩在一起，

直到土窑洞内停止了悲惨的哭叫声，敌人才象疯狗一样离去。这次程家沟、郭家崙两村被敌寇残杀了八十多人，其中郭家崙被屠杀四十二人。李有孩、高不楞、尚有宪、李老七等八户全家都被杀光。敌人走后，乡亲们去收拾尸体，发现刘茂全五岁的儿子刘九儿和刘全民四岁的闺女刘左儿被压在死人身下保全了性命。当人们抢救这小孩时，发现他们的衣服和死难者的鲜血已凝结在一起。

敌寇军到红月村，有一家正给儿子娶媳妇。一听到敌人的枪声全家老少亲戚朋友都跑到南沟躲藏。敌人进了村，先是到处抢夺财物，接着有十多个搜山队到野处搜捕群众。敌寇在南沟发现了四十多个逃难的群众，其中有刚娶过门的新媳妇。敌人用刺刀把群众逼回村里，集中到一个打谷场上，把新媳妇和所有的妇女拉到光天化日之下大发兽性，进行强奸蹂躏。然后把其他群众赶到打谷场上一孔大窑洞里。架起机枪扫射，又在门口堵上干草，泼上汽油，放火焚烧。

敌人走后，群众发现在土窑洞内枪杀的二十三具尸体被大火烧的焦头烂额，无法辨认。红月村一共有一百六十口人，这次被杀害了四十七口，有五户全家杀光。奥臭则一家九口，杀得只留下他一个。

敌人从县川翻山，经魏家滩到瓦塘“扫荡”。瓦塘全行政村共十八个自然村，全部遭到鬼子的蹂躏。有的村庄往返“扫荡”了四、五次。敌人对西川的“扫荡”，重点是要摧毁兴县五区和各村公所破坏粮站，捣毁灶具，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仅瓦塘一个村抢走耕牛二十多头，毛驴十二头，烧毁了三百多间房屋，屠杀了三十多个无辜的老百姓，奸污了七十多个妇女。

敌人每到一地，就象一群疯狗，乱抢乱杀。敌人在武家塔住了一夜，第二天走时把全村所有的房屋放火烧光。敌人到了黑峪口，放火烧房屋尚未满足，还向屋里扔炸弹。岔儿上一共有二十九户人家，烧得只剩下一间草房，所有家具全部捣毁或烧掉。胡家沟烧了门窗一百二十多副。下李家湾共六十多户人家，被烧毁四十四孔窑洞，五十多间房子，还有一百四十多间厦子。敌人走后，老百姓无法生存，很多地方都是三、五家挤在一个窑洞里，有的人用草捆堵在门口挡风。

敌寇这次轮番“扫荡”根据地，血洗兴县城，在兴县这块土地上屠杀了一千三百多人，烧毁了五千七百间房屋，抢走和屠杀耕牛一千多头，抢走毛驴四百多头，屠杀猪、羊五千多只，鸡一万多只，抢走和焚烧各种粮食三千余担，折合八十多万斤。抢走金银首饰器皿二百三十二两，白洋一千三百八十元，农钞二万七千九百元，绸缎布匹七十丈，衣物用具八千余件。捣毁织布机二十九架，破坏农具不计其数。这次“扫荡”受害最大的地方有城关、郭家峁、红月、风角上、白家塬、横城、小善、大善、阴家沟、贺家庄、振东、募角上、侯家沟、刘家曲、友人村、巡检寺、杏花角、元条、吕家湾、吴城、王家会、黑峪口、瓦塘、桑蛾、武家塔等三十多个村庄。仅黑峪口被敌人抢走各种粮食二十九石八斗，白面一千三百斤，白洋一千八百五十元。屠杀了二十多个老百姓，抓捕壮丁五十七人。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在兴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第四次反扫荡斗争 的胜利和田家会大捷

一九四二年五月初，晋绥军区司令部连续接到几份紧急情报，驻守在岚县、寨子一带的日本鬼子大肆抓民夫，抢牲口，扬言要修路筑桥。五月十四日上午，又接到一份紧急情报：驻在东村的日军村川大队长，从离石、方山调了一部分日军，纠集了七百多人，准备进犯静乐县娄烦镇。晋绥军区首长分析了敌人的动向：认为自从春季反“扫荡”战役结束后，我根据地外围的敌寇采取了大换防。敌寇为了防止我军乘机袭击，曾扬言要“踏平兴县城，赶走八路军”。现在村川到处拉民夫，抢牲口，纠集离石、方山一带的日军聚集在岚县东村附近，散布要进犯娄烦镇，实质上是在准备对兴县进行报复，日寇第十六混成旅团独立步兵第八十五大队村川大佐是只老狐狸，曾参加过日俄战争，虽是大佐，却担任过旅团长。曾被日寇称为“常胜将军”。这次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根据地缺吃少穿，八路军装备不足，供应困难，特别是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大青山，驻在兴县界河口一带的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派二、三营到宁武背粮。兴县城内空虚，似乎完全可以实现他的罪恶目的。于是，经过一番精心的策划，由他自己亲自率领横尾中队、多田中队、以及吉岗、小关、佐佐本三个中队的一部分，还有一个炮兵小

队，一个重机枪小队和通讯队、辎重队、警备队共一千多人，于五月十四日从东村出发，经寨子、郭沙沟西犯。下午，进入岚县吴家沟，当晚窜至大蛇头。十五日拂晓，走到李家庄，受到我军的阻击，打了一仗，敌人损伤了一部分人马。当日下午，三五八旅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不要过早地打草惊蛇，有意将敌人放进来，然后伺机消灭，主动撤离李家庄，尾追敌人。村川闯过李家庄，连夜马不停蹄直奔甘里铺。十七日早上，进入兴县城。这时我军区部队早有准备，在敌人到兴县城之前，驻守在兴县的党政军机关和军民早就全部转移了。

村川一看形势不妙，在兴县城停留了两三个小时，就急急忙忙掉转屁股，向白家碛方向撤退。岂知这时村川钻进了我军早已布置下的伏击圈。原来，军区首长事先分析了村川的心理：一旦在兴县城扑空，必然向南逃窜，很可能要争夺一个制高点。果然不出所料。这时，三五八旅去宁武背粮的部队回来了。他们顾不上休息，立即投入了战斗。军区首长指示：要抓住有利时机，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敌人。并一再强调：如果这一仗打好了，对稳定晋西北局势将起重大的作用。就在这个时候，我兄弟部队七团、八团、独立旅和四纵队先后都赶到指定地点，把村川大队团团包围在白家碛附近，村川这只老狐狸终于落入我撒下的天罗地网。战斗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八路军的手里。

五月十八日早晨，在郭家屹台山头上埋伏了一夜的我军指战员，顿时活跃起来，他们磨拳擦掌，准备投入战斗。上午十点多接到报告说，敌人从白家碛出发了。不久，从西南方向传来了枪声，战士们正在纳闷，这时，前哨的部队报告说，敌人走到了二京山，发现了我工卫旅六团部队，遂以少数兵力从正面佯攻，主力部队则